

拿破仑轶事

〔法〕格·勒诺特尔 著 何逸之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拿破仑轶事

(法)格·勒诺特尔 著

何逸之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8年·济南

拿破仑轶事

〔法〕格·勒诺特尔 著
何逸之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28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950

ISBN 7-5329-0165-3/I·142

定价1.70元

责任编辑：赵兴国

封面设计：王传东 栗政平

目 录

拿破仑一生中的三个日子.....	1
一七八〇——一八〇五——一八一四.....	1
学习的年代.....	2
权力的顶峰.....	5
艰难时刻.....	9
约色芬皇后.....	14
埃及学院.....	27
玛丽安娜·普索尔.....	32
选举.....	37
来访的君王.....	41
院士拿破仑.....	46
核对日期的艺术.....	50
教皇在巴黎.....	55
速记记录下来的拿破仑.....	71
皇帝的秘书.....	77
拿破仑档案.....	82
皇帝留宿.....	87
拿破仑一旺代的建立.....	91
拿破仑和音乐.....	97
有这样一位回忆录作者.....	101
美满姻缘.....	106
玛丽·路易丝的助产士.....	112

一个发饷员的失算·····	116
人们在别列津纳河底找到了什么·····	121
拉卡拉德·····	126
老近卫军最漂亮的战役·····	132
马拉·勃佩勒蒂埃·蓬斯·····	137
最后一段罗曼史·····	144
拿破仑两次换马·····	149
康布罗纳究竟说些什么·····	154
拿破仑被出卖给英国人·····	159
安通马尔基·····	164
玛丽·路易丝的丈夫·····	169
另一只小鹰·····	174
难解之迷·····	179
假拿破仑·····	185

拿破仑一生中的三个日子

一七八〇——一八〇五——一八一四

一七七九年五月底，不到十岁的小波拿巴从奥顿中学来到布里埃纳军校。在香槟地区这个贫穷的市镇上，除了本堂神甫的住宅和军校之外，所有的房屋都以草做顶，使这位新来的学生感到很习惯，因为他的眼睛和心头还充满科西嘉那明媚的景象和灿烂的天空。

学校是一所由最小兄弟会修士领导的修道院，它占据着小城入口处的几所房屋，座落在一个陡峭的小山下面。小山上有历史的遗迹和一座还围着脚手架的尚未完成的巨大建筑。那遗迹是一个古老城堡的废墟，曾于十世纪被路易第四所围，后来又接连归属卢森堡家族和罗美尼家族。那个新的建筑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宫殿，是本地贵族德·布里埃纳先生不惜花钱兴建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富裕的金融家的女儿，把几百万平民做为陪嫁带给了他。

古老的钟楼立在峻峭的岩石上，慢慢地看着自己的毁灭，同时，俯视着那壮丽的宫殿在它脚下升起。每天，它不是少一块城楼便是少一块墙，唯一所存，只是那经历了种种侵蚀和尚可使它得以支持的基础。院子里的栗树已经不见了，周围的山峰被垂直劈开，被破碎，被运走，在远方变成未来田园的平坦土地。这里同时有过去和未来的影子，给那些惯于

做今昔对比的人以强烈的印象。当那座新宫殿渐渐加高，把封建时代的颓垣断壁渐渐吞并的时候，在离那儿几步远的地方，一个孩子正在成长。二十年后，他创立了一个新世界，彻底改造了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腐朽的事业。

学习的年代

布里埃纳学校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所在。那里教师平庸，纪律严格，同学们仇视新来者。小科西嘉人穿上了军服：带装饰的蓝色军装，红色翻领，带军校徽章的白色纽扣，白里子的蓝上衣，按场合而定的蓝色或黑色裤子。他不象别人那样高兴，他既无人亲近也不去亲近别人，在那些大陆上的刻薄子弟中间显得异常孤独，他们嘲笑他的科西嘉口音和他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他没有可信赖的人，也没有朋友。这个十岁的可怜孩子，野性十足，寡言少语，过着一种刻板的生活，由于他过度敏感，这种生活就更加循规蹈矩了。即使经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他也仍然没有习惯这种闭锁的没有假期、甚至没有一天休息的生活。他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工作：他以一种始终不懈的努力，以一种惊人的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而引人注目。远离他所热爱的亲人，他知道他必须为他们努力学习，以便成人以后能帮助他们，因此他珍惜每一分钟。

有时他也参加伙伴们的游戏，那是因为这些游戏与他的学习有关。在一个很冷的冬天，他指挥孩子们用雪堆起了一座要塞，一个据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完成，布里埃纳的居民们前来观赏。他从工程师摇身一变为战略家，带领他的同

学去进攻这些被另外一些人守卫着的假想的堡垒。在那些日子里，他成了学校的英雄。但更多的时候，他却被忘在一边，因为他不讨人喜欢。人们传说 有一天，他所在的班级被编成一个营，由他任营长，但他被造反的士兵撤了职；他们向他宣读免职的判决书，然后让他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还有人说，由于违抗命令，他被判处穿粗布衣服并跪在食堂的门槛上用餐，但在接受处罚的时候，他突然躺在地上发起歇斯底里来，修道院院长只好取消惩罚。

波拿巴的初领圣体就是在布里埃纳进行的。为他做准备的是夏尔神父，而仪式是由热奥弗鲁瓦神父主持的，他是镇上的本堂神甫，地点则肯定是至今还在的那座十六世纪的老教堂。这件事成了他五年寄宿生活的唯一一个节日，因为他没有星期天，既没有人来看他，也不充许他外出。只有一次，那是一七八三年，父亲送小马丽亚娜去圣西尔的途中来看过他。在乡间散步就是他的消遣，沿着奥布河或者在通往巴尔的大路穿过的广阔原野上散步，他有时还向丁维尔和拉罗特埃尔的方向走去，直到马格丽特老妈妈的茅屋，那里卖牛奶和鸡蛋，此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圣路易国王节，即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可以参观新建的宫殿，它的主人，德·布里埃纳和夫人在那一天向所有的来客敞开它的大门。

就是在这种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严肃生活中，这个与任何别人都不相同的灵魂，这个将使世界震惊的天才形成了。

布里埃纳古老的钟楼消失了，它那高贵的残余成为养着上百匹马的新马厩的地基，钟楼脚下的小山被削平，成为一道缓缓通向镇上的斜坡，一条两旁种着椴树的美丽宽阔的林

荫大道，渐渐在远方的田野中消失。就在这壮丽的山坡上，新建的城堡洁白如雪，高高耸起。这种显赫的气魄是小科西嘉人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对他来说，要是能和同学们一起在这座神话宫殿里打蜡的地板上或大理石地面上跑跑该是多么幸福啊！他是所有学生中最贫穷的、最孤僻的和最没有见过世面的，一切都令他惊奇：那高大的仆人，穿着有银饰带、红天鹅绒领子的绿色制服；那一楼宽敞的客厅，透过玻璃门可以望见林荫大道和花园；那双层的书房，四周是环形长廊，中央形成一个自然博物馆；那演出厅；那大主教的独室；还有二楼为君主而设的房间，有时奥尔良公爵居住于此，卧室中金壁辉煌；还有那张床……一张犹如祭台一样的床，上面悬着一个蓝天鹅绒顶盖，装饰着沉重的金光闪闪的流苏和白色羽毛，四根雕刻的圆柱……在这样一张床上能睡觉吗？毫无疑问，小科西嘉人把这种富贵景象与阿雅克修那座简陋的房子做了对比，他经常怀念那座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妹们都把它视为大地上最美的所在。

在布里埃纳还有挤满华丽的四轮马车及敞蓬围猎马车的车库，成群结队的狩猎者，马夫、仆人和号手；在节日里，公园的草坪上有马戏，有街头戏剧，有江湖艺人及剧场门口的滑稽表演，有走钢丝的，有来自巴黎街头的带着所有表演道具以博得香槟人一笑的闹剧演员。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所谓奢华以及富豪权门的生活，年轻的波拿巴或许会为之吃惊，但并没有为之分心。也许他把这些豪华的表现当做了虚幻之物，他不应该去想这些，因为这对于一个象他这样的穷苦学生是永远永远不可企及的；即使他得以成功，他也必须在遥远的外省一个兵营里度过他军官的一生，从他可怜的

薪水中学吃俭用，以补助家庭的需要。于是他又刻苦工作起来，始终念念不忘他决心实现的既定目标。

权力的顶峰

二十五年以后，布里埃纳那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庆典，一个法国任何城堡从未见过的辉煌庆典，那是一八〇五年四月三日，星期三。晚上五点的时候，大路上，山坡上，空地上，人群如海，摩肩接踵，人们排为两排，有城里的所有居民，附近地区的村民，远方的农民，同时还在不断地来人，每个人都站到他应该站的位置上。在激动和无限崇敬之中等待着。最近被教皇在巴黎加冕的皇帝将前往米兰去接受意大利的王冠，在这两件大事之间，他在特鲁瓦稍作停留，把“主要携带”都扔在这里——皇后约色芬，大臣和军官们，以及宫中人员。他想对布里埃纳做一次拜访。

在宫前的台阶上等着德·布里埃纳夫人，她身边站着家庭的所有成员和当地的男女贵族。从前一天晚上起，报信的人就不断地来往于大路上。将近六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路上出现了一个漂亮的骑士，他向城堡走去。他是谁？只不过是一个做为皇帝马车前导的侍从而已，这位名叫德·卡尼西的先生是城堡女主人的一位表弟。他刚刚走过，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呼喊，从镇里的大街上一直传到城堡：“他来了！是他！皇帝万岁！”一辆马车疾驶而过，里面只有侍从官；接着又来了一辆，车窗后面现出了皇帝那苍白微笑的脸；第三辆车和前两辆一样，被穿着宫廷服装的马车夫驾驶着，里面坐的是贴身仆人。人们在喧闹声中看见皇

帝走下马车，在一连串的屈膝礼和吻手礼当中，走上台阶。德·布里埃纳夫人向他介绍所有尊贵的来客，拿破仑对每个人都说了两两句殷勤话。

他仿佛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到这间宽敞的客厅，过去——仿佛跟昨天一样——他用孩子的眼光赞赏过它。现在，它在他眼里显得有些俗气了，因为他占有着杜伊勒利，圣克卢，贡比涅，特里阿农，枫丹白露……会见结束之后，人们把他引入他的房间，那套准备给过往君主下榻的房间，他将睡在那张有羽毛盖顶和金色圆柱的大床上，可是这在他看来，是何等的平常和简单呀！

片刻之后，他回到客厅，晚宴开始了。皇帝占据主人的位置，这是应该的，因为礼仪规定，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在自己家里。他的左边是德·罗美尼夫人，右边是无限骄傲和喜悦的德·布里埃纳夫人。但是晚饭时间拖得很长，陛下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幸好膳食总管忙中出错把汤汁撒在了桌布上，几乎淌到拿破仑的膝盖上，这一可怕的笨拙举动使皇帝紧锁的眉头松开了，然而与此同时，德·布里埃纳夫人的脸上却显出极度失望的样子。皇帝笑出声来，从桌旁站起来，大家也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晚会以一局惠斯特为结束，拿破仑接受了德·旺戴弗尔夫人，德·诺利弗尔夫人和女主人。他想买这座城堡，可是女主人坚持不卖。“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布里埃纳对您有什么用？”他说，“对我则很有用。”“对于我，它是一切，”她答道。皇帝就此事对葛兰古尔说：“我从来没遇到过比她还固执的老太太。”他与出席晚会的人交谈了很久，以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地回忆起他在学校时的一些小事，然后他回

到了卧室。

第二天黎明的时候，他已经起床了。德·布里埃纳夫人的侄子诺尔文恰好在那里，他仔细地描述过皇帝在那里进行的两天的逗留。他写道：皇帝一大早就走出了城堡，他由卡尼西引导，来到过去的军校。那宽敞的房屋在大革命期间变成了军队运输部门的组装车间，一部分已经被拆毁了，剩下的部分也面目全非，破旧不堪，根本无法整修了。皇帝在废墟中跑来跑去，对这种破败景象显然感到难过。他原以为花上十万法郎就能重建学校，但他发现非数百万不可的时候，便放弃了这一计划。

然后他跳上那匹阿拉伯马，奔上巴尔的大道。他向左边的田野上疾驰而去，越跑越快，象一名得到自由的学生，又象一名得到自由的君王。他认出了他过去经常散步的每一个地方。他的随从很快就看不见他了。葛兰古尔和卡尼西找了他三个钟头。侍从官最后朝天开了一枪才使拿破仑回到军官们的身旁。他笑着向他们走来，他是普天下众生的主宰，但在春天这个日子里，在他遥远的记忆中永难忘怀的这个法兰西的一角，他却在三个钟头之内成了自己的主宰，这使他感到幸福。他的马热汗淋漓，鼻子喷血，加之它那众人皆知的速度，使葛兰古尔毫不怀疑，皇帝至少跑了“六十公里”^①。他到哪儿去了？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穿过了树林、田野、村庄，布里埃纳城堡那从远处望见的侧影指引他走向归程。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个小时的自由自在的闲逛肯定是他神奇的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刻。

^①此书因为是历史著作，所以多处用“古里”一字，法国一古里约合四公里，为了给读者一个明确的概念，故均折合为公里，后面不再加注。

贡斯当是此事的另一个见证人，他的回忆录整理者写道：在这次愉快的出游过程中，拿破仑的目标是马格丽特老妈妈的那座茅屋——那座过去军校学生经常前去拜访的茅屋。他事先曾经询问过德·布里埃纳夫人，知道那个乡下老太太还活着。

他来到屋前，跳下马来，走进屋里去。

“您好啊，马格丽特老妈妈，”他说，一边向她致意，“您难道不想看看皇帝？”

“怎么不想？我的好先生，我很想看看他，这不是，这一小筐鲜鸡蛋我要给夫人送去，然后我要留在城堡里，争取看看皇帝。这不难，过去我见他可容易了，那时他和他的同学们到马格丽特老妈妈这儿来喝牛奶……”

“怎么，马格丽特老妈妈，您没有忘记波拿巴？”

“忘记？我的好先生！您认为一个象他那样的青年人——文静、严肃、甚至有时有点忧郁，但总是对穷人很好，会让人忘记吗？我不过是个农民，但我早就料到了，他前途无量。”

“他还混得不坏吧？”

“噢！那当然！”

皇帝向那诚实的女人走去。当他走到她身边的时候，他搓着双手，努力拿出他当年的声调和样子说：

“喂，马格丽特老妈妈，牛奶，鲜鸡蛋，我们饿坏了。”

老太太仿佛在搜索她的回忆，她仔细地端详来访者。

“噢！好啊，老妈妈，您刚才还肯定地说您认识波拿巴。我们两人是老相识了。”

老太太已经跪在他的脚下，拿破仑把她扶起来，显然他

自己也非常激动，他用最温柔的声音说：

“说真的，我饿极了，您没有什么能让我吃点？”

马格丽特幸福得浑身发抖，把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随后去煮鸡蛋。皇帝吃完，给她一小袋金币，然后骑上马，消失了。

尽管他把世界踩在脚下，他的一生中却没有多少象刚才这样的时刻。

还有人说，中午的时候，在离开布里埃纳之前，他站在城堡的高坡上望着那伸向拉罗特埃尔广阔的原野说：“这儿该是多好的战场啊！”他告别女主人，走上了特鲁瓦的归程，

艰 难 时 刻

又过了九年，到了一八一四年的冬天。道路泥泞，天色如铅，一望无际的田野积雪片片，毫无生气。一月二十九日晚上，当夜色降临的时候，耸立在高坡之上的雄伟的布里埃纳城堡的窗户亮了起来，仿佛又有什么庆祝活动。然而这次却不是什么庆祝活动，而是普鲁士人占据了城镇。居住在城堡里的布吕歇尔和他的军官们正在准备吃晚饭。他们的士兵把酒窖洗劫一空，又用征收的办法得到了肉。他们想痛饮一番，为夺取巴黎干杯。他们的军队正在向巴黎进军，过不了这个星期，就会胜利地进入巴黎。获胜的敌人放心地在镇里街道上、大路上、山坡和空地上安营扎寨。下午，一支法国军队企图夺取布里埃纳，但是被打退了，由于夜幕降临，战斗停止下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布吕歇尔将使他的军队与正在奥布河谷和塞纳河谷行进的奥地利军队汇合，那时法兰

西将不复存在。

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并非不知，拿破仑在追赶他。但是皇帝所率领的那一小股部队，不足三万人，大部分是毫无经验的新兵，并且缺少武器和食品，他们在穿越香槟地区泥泞的土地和戴尔森林的沟壑的时候已经分散了，深陷于埃克拉龙和蒙蒂埃附近的沼泽地之中。

这是布吕歇尔的错觉。拿破仑就在那儿，在离布里埃纳很近的地方。穿越森林的确使他耽搁了时间，但是香槟地区农民的爱国热情使军队免于身陷泥潭，他们的绳索，他们的马匹，他们的力气，全拿出来了；男人们推炮，女人们端出酒来鼓舞士气，她们架起火堆，让那些冷得发抖的新兵烤火。人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把入侵者的前哨阵地向后推去，赢得了一寸又一寸的土地，他们现在从三面包围了布里埃纳，准备发起进攻。

当皇帝接近麦齐埃尔村的时候，看见村里的老教士向他跑来，扑倒在他的脚下，激动地抱住他的脚。那教士说出自己的姓名，他是亨利奥神父，布里埃纳军校过去的老师，现在主持麦齐埃尔这个贫穷的堂区。拿破仑记起来了，亲切地接待他。尽管教士年纪已大，却依然热情奔放，他为自己的学生感到自豪，对自己能再次站在他身边感到骄傲。他说他愿意象英雄事业开始之初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再次做他的向导，并同他一起回到三十年前一起生活过的布里埃纳。皇帝让他骑在自己的马上，可亲可敬的神父便加入了指挥部的行列，他因为能在他教授了基本战争法则的学生身边参加战斗而感到无限的喜悦。

在布里埃纳城堡里，普鲁士人已经在桌前就座，他们为

胜利干杯。突然，宴会厅的一扇玻璃窗碎了，照着桌子的吊灯，变成无数碎片，纷纷落在惊惶失措的人们头上，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发炮弹造成的。紧接着，炮声四起，枪声大作，攻城开始了。听到警报声，普鲁士的将军们乱成一团，不顾一切地放弃城堡向门外冲去，我们的军队却正在从花园那边向上攀登。布吕歇尔和他的军官们四散逃命，以求藏匿于城中，但他们在大街上遇见了我们正在发起冲锋的步兵。陆军元帅布吕歇尔险些丧命，他的部下，包括他的副官，有多人被捕或被击毙。尽管夜色如漆，一场殊死的搏斗却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和山坡上展开。敌人两次扑向城堡，但是守卫城堡的四百名法国新兵寸土不让。而在那几经易手的城里，火光冲天，激战正酣，每一座房屋都变成了战场，一队醉醺醺的哥萨克在慌乱中竟然和拿破仑的卫队混在了一起。

拿破仑迎着炮火指挥战斗，勇敢的麦齐埃尔村的教士毫无畏惧地守在他的身边，直到一颗子弹打中教士的脚后根，使他跌下马来。他落在泥里，人们把他抬回他的住宅，皇帝在夜里把指挥部就安在那儿。

在布里埃纳，战斗结束了，但人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谁获得了胜利，每个人都警惕着，张着耳朵，举着枪。第二天即一月三十日清晨，人们才发现敌人撤退了。拿破仑穿过染着血迹的废墟走上城堡的台阶，来到了这座受到洗劫依然冒着战斗硝烟的气度恢宏的宫殿之中。

这是他第三次迈入这座城堡，仿佛在他每次来访之前，整个世界都因为他的缘故在他周围经历一次变幻。当他还是一个胆怯和少见多怪的孩子的时候，他曾经来过这里；他在最为荣耀的日子里第二次踏入城堡，仿佛是为了更好地品味